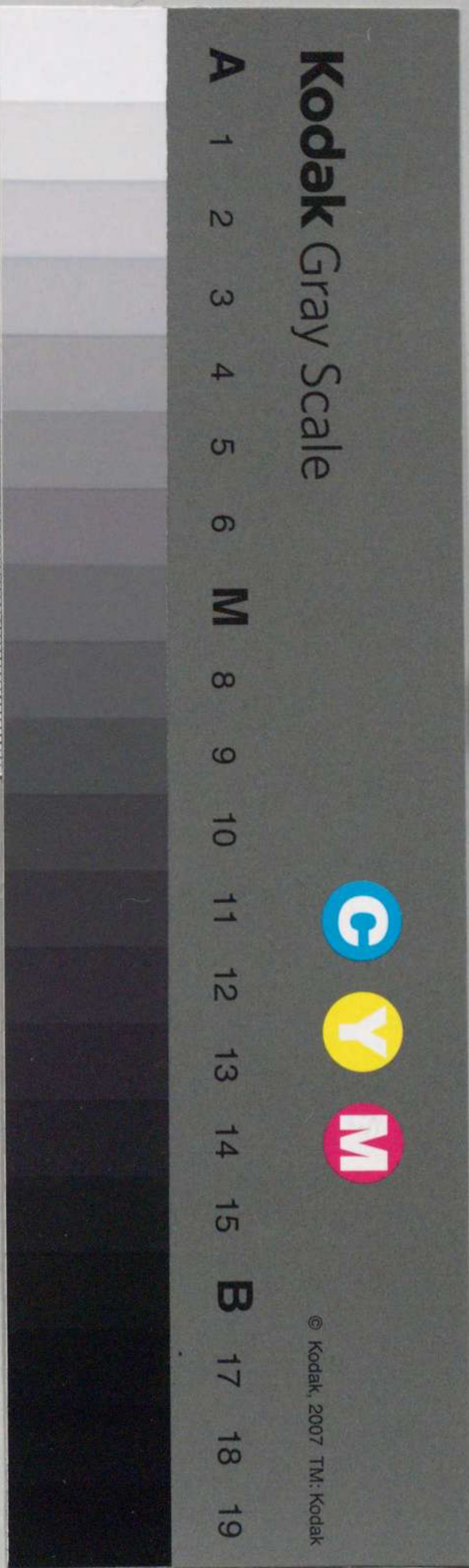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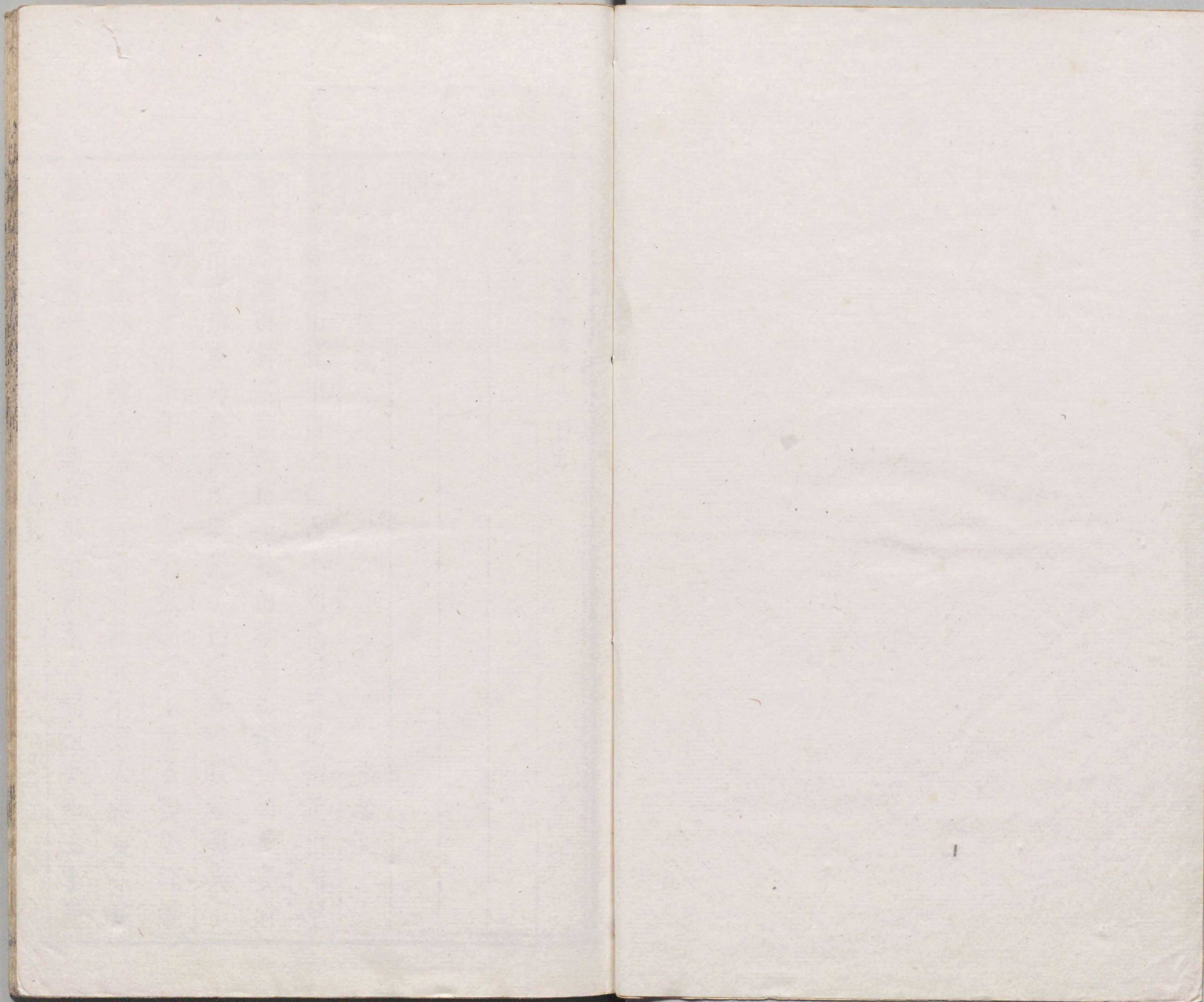
湖廣通志

百九

藝文記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08	
冊數	100 (94)		
函號	奧	130	1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九

藝文志

記

明

遊衡嶽記

張居正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
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於南嶽今瀟湘蒼梧故多舜
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
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委蛇盤
曲夾於虬松老檜含烟裊露鬱鬱蒼蒼不類人世矣余與
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

陽龍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
升寥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飈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
琅玕燦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
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瞬十
步九折氣填膈臆蓋攀捫雲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
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峯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
舍少憇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煙霞石廩
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
祝融乃藏諸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顧在展
底若揖若退若頰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
峯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

漢絃埏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列嶽悉如培塿蟻垤不
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
巖去峯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栢孟不類
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
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鑪旋磨旋瑩蒼茫
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
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往有好事者候至
旬月不得見而去余輩以杪秋山清氣肅乃得快睹蓋亦
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懼不能久留遂下堦率抵南臺循黃
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
花峯下四山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徹數里

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
丹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礪道險絕崑崙
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
起雲靄窈冥前峯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
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
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間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
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
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洒落水簾數疊挂於雲
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縈灑衣襟岩畔有冲退石大
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
融居然有舞雩浴沂之樂不知簪紱塵鞅之爲樂也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張居正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鄉宜都教諭魏大濟來移
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寢敝薦紳先生學士大夫遊其
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陶令守茲土大
濟則問以事謀之令慨然曰是在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
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
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繕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
有不當於人者侯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俱興厥
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
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耻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

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爲希
濶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王者立大學以教
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
元者也今議者不深維其本始務爲一切之制以愉快於
一時夫教化不行禮樂不立至於禮樂不與刑罰不中民
將無所措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
救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
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
年學者益落然陶侯一新學而人皆訥訥薦紳先生學士
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

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言而風行者矣
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而喜之豈惟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
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
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而未悉其深意自孔
子沒微言中絕學者泥於聞見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
其說於世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
之習興有宋諸儒獨行之士往往反爲世所姍笑嗚呼學
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見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
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
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

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倘有闕聖人之宮墻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啟之與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張居正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旣舉乃爲章表人物以興士勵俗取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二百餘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卽行若由魚才懷管蕭非是亦無由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桀獲雖絕材奔駟亦必頽首屈就羈勒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蹢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餘人而已可謂希覲而濶聞

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規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強弱者哉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官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入重於千百不得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馬不必擁軻要之齊足本不必蔽乘要之中墨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居据經義務剝剝葩藻乃近時人所共矔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內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若魚鱗雜遝雲合霧集文學斌斌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顧

相懸也異日者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廣羅英雋
令窮鄉陬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平治理蓋倦
倦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擷華之悅目固
不若摘實之克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
往來襄漢間羨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辨於
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恂實爾雅大者
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友教
治民皆有可稱述颯颯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卽二百餘
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污隆由於風俗乃風俗亦
賴人材以成庚桑抱道畏壘大穰縣駒善謳齊右變俗故
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爲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

之以就實而况實焉者乎漓者釀之以還醇而况醇焉者
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後有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
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
事已耳非大夫意也大夫者名道昆字伯玉徽之歛縣人
與余同進士

荊州府題名記

張居正

荊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年旣
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國初以來太守若
千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遷授年月并勒於石
以傳永遠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
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

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之林已居正旣得覽觀前守行實
因以慨風俗之盛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
由時變哉余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
俗流風蔑如也是時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俗純
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爲而荊州爲楚中巨郡戶口蕃殖
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旌麾前導
社中兒羣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至如此太守以
下率八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常襲故亦稱賢能當
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漓綱亦少密矣一變而爲
宗藩繁盛骫權撓正法貸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
失業民苦於兼并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靡

偷故其時治之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
無由勝其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之靡使
然耳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弊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
宜民而已居今之世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平譬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俗之變也
嗟乎今之變已如是吾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
俗以復古之敦龐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
所終乎後之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
知也姑記此以俟來者

荊門州題名記

張居正

荊門者故荊州府北鄙自今上龍飛漢郅陞安陸州爲府

割旁郡列邑以益之乃荆門改隸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
荆襄爲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荊州西控巴蜀而荆門
介居荆襄間唐鄧馱其腹脇隨郢戩其肘臂南望江陵勢
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
肘脇故稱荆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乃知改隸
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啟行者不道儆守
者不執爰雖有險無所用之卽一旦狗吠於垣烽煙乍警
則步仞之邱阻於峭國尋常之流畫爲天塹矣况此州當
南北要衝爲荆郢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荆門
隸荊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困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
覩市廛今密邇潛卽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達冠蓋往來

項背相望小不如意卽被譴斥長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
民亦頗飾詐狡獪驚爲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
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與僞大姦之所資也何以守險
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卽有大姦盜莫之敢
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
不敢去一故善爲天下應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
事彌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
南宋時荆門爲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
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爲守禦之備荆門遂爲重鎮然先
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
程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語錄至所謂分別義

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悚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春溪戴君守此三年既政成民和乃列叙國初以來州守若干人同知判官總若干人竝勒於石以傳永永戴君清敏而孚惠同知鄒君慎靖而端慤皆能其官故余告之以此竝以告後之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張居正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爲文抵當路曰邑故有上城歲久俱圯里甲約歛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沒自潤實無益於秋毫

城圯如故今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和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竊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籌計之皆以爲修之便於是分守大參鶴峯柳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適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庀工約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爲城八百丈甃以巨石局以崇關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爲巨觀矣異日撫治徽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塞責莫敢爲先乃張君獨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罝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爲文武之初治

化旁洽膠結民心雖鬼冒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日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役不已日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明興百八十餘年屬國家隆運海內無雞鳴狗盜之警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列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肩鑕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撓何則事變起於倉卒而人心狃於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既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面江

阻山卽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訂謨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爲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爲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者縣丞蘇曜主簿韓隆董其工者省祭官田輜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見南閣記

歸有光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由是知余無從得而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山西按察副使罷歸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

王叔同舉進士在內廷通見相呼問姓名甚懼知先生家
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
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江漢二水繞之先
生於其居爲花園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
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王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
登閣遠覽而沔去南江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
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霽清淨無雲與王叔凭欄忽見諸
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
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史稱衛州城旣徙而故時城堞
樓櫓浮屠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
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

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
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
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
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與陳氏兩世師門之誼
又重以王叔之情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

德安府重建社稷壇記

何遷

成安蔡公之守德安也政務近民補助凋瘵有方民用靜
治然後旁引彞教摩揉之而示之趨期年民蒸蒸好服禮
義公乃有事於神而境內秩祀繇此起焉郡三壇故設郊
垆南祀風雲雷雨山川北祀厲而社稷祀在西北由有郡
以來未之有易也弘治初藩封至始析而易之收其二不

領於郡郡所得祀惟厲爾歷七十載藩凡三易祀率不易至嘉靖末藩復絕而國廢於是郡領諸祀皆還其舊然祀專而壇不設春秋墀無常處既四載矣蔡公至承祀其間肅恭蠲潔以介神勞願令典大缺慨然內計之至是乃撫郡乘則南沒於民北沒於湏水湏水逕北迤西而南當其迤處一邱隆然特起巔衍而麓垂橫斷大野宋建勝業寺其上入明以祀社稷近麓皆石水不得沒故其址獨存公既選南阜以修常祀待雩禱改厲於東北隅以從幽奧若茲壇者故墟中格鞠爲草莽公疏而出之負離面坎而壇高三丈周一十三丈繚爲內墉四十八丈前闢神路左宰牲庖庫右齋舍翼室凡四區各三楹外復爲墉九十四丈

重墉四達各爲門西臨衢伐石爲坊顏之不經時二壇並成式恢制舉危碩麗密楚服讓美焉乃其費斥贏公帑不以聞於民壇成公復承祀周旋有容寅懋隆於初而神益顧歆休貺顯答歲以順成疵癘不作民亶亶乘惠廸赴疇祉然後知公有以益我也郡僚順德張君昆明施君郊周君既相與落之乃屬予爲記予聞社稷之祀邦君分土受於天子所從來久遠矣由傳記所稱水土五穀之爲養也民資之以生而祈報之情俟於長我而授者度幾能通於神故務明籩豆之節而益以明禋穀之以爲降焉邦君所得爲凡以宜民而已先王立國之經後世守之不衰其數如此勾芒后稷雖甚不可湮非其訓矣予嘗校觀傳記私

竊邇而思之乃其義蓋有難知者社稷資民生其化甚溥有水旱之過則變之其責又有所必專而其生物不測所謂神也緣祈報而效靈以此語博厚足極其微否歟貓虎昆虫迎報之所不遺也假令社稷亦將以此索饗之擬其功於禽獸之後豈其類歟邦君有事由辟修齋戒於斯須以爲神之聽之可以度且格於是焉雲漢之什圭璧既卒期以我聽是已彼閭閻夫婦奔走於困扎其爲叫號籲禱史巫紛若不能以斯須靳也而長民者俟其災禍旣至乃治禳禱盼饗以徼於不可知是閭閻之所爲禱也於對越何哉生者地之大德也順承天施率育不已其爲養也固如是而邦君政在宜民勤施而左右之亦無所與於神也

然用其悌愷升爲馨香足以播和導祥而昭明焉若將接於民相以鬯遂樂生而不逢患蓋所宜序於政者有以茂對乎神之良能而贊其化動於純白者積於持久致其休嘉者根於潛默而可以斯須盡哉彼沉玉瘞帛薦徹以爲侑雖極備且嚴周禮之所以爲文而非交於神以幾相民者之務也社稷德在資生乃宜民之心君子所負含於敷賁而窮於幽渺足以質之非苟而已後世此義不明依其文以爲禮則性不可盡而神亦無以爲質彼質鬼神而無疑豈所與議於器度儀章之際乎天地人鬼至草木蟲魚皆吾性也性盡則上下幽明莫不燦然以著引爲一體焉毋寧有外哉遷固謂君子交於神以政不以文其饗也

有常不在承祀故觀性於所著足知其可質爾乃先王取典禮以教後世則所報之文斯須之敬不舍焉所謂立國之經有司之所事事也德安秩祀弛而復興事擬創始其爲典禮不細而蔡公適以是時至公先民而後神其知禮樂之情蓋已獨至第指次其所爲備且嚴者亦足以紹明先王之遺不愆於立國稽於其政不可究辨哉予故記之俾繼公而來者由祀事以求宜民之政於茲壇必有徵焉而予言蓋俟之矣蔡公名可教號虛菴嘉靖己未進士由戶部尙書郎至期年而壇成時隆慶三年也

恩江河記

魯鐸

潛之爲縣以水各地本下是故水易爲災也夫漢水至蘆

洲支出爲潛自排沙流經縣之北西向南折以達荆通河天順間北流淤填乃決高家腦流經治東孝廟時受決處又漸淤爲洲可以界興邸正德中洲益廣水益擠而東而西齧縣治危若亡唇矣前政一諉諸無所爲力民病焉嘉靖改元之八月教侯知潛甫三日漢水大至四境艤舟縣衙慙災市人騎屋以居公私廨宇盡壞向齧處復善圯侯禱之尋已遂發吏賑民憑高望洲激水曰此不河之乃使河我縣魚鱉我民乎父老曰洲屬官家奈何侯曰吾爲若請之乃上疏其畧曰捐官莊一洲租以永除一縣之患惟聖朝圖之時又有疏乞以重輕帶辦蕪荒逋負及蠲本歲災租道民情甚哀上悉可之下藩憲臣議行於是逋人

歸者相望於塗聞開河之役爭持畚鍤而至侯復從父老源委水道得爲淤爲齧之繇乃傍洲剗黃漢之碍爲河七百丈直亘排沙因土爲堤趨之肇工於明年二月十四日以四月四日訖工水乃帖然安流近治無復決齧百壞修治復厥舊民用生乃相與歌曰轉危爲安兮敖公有江公如可惜兮我終無殃蓋欲以敖名江也侯聞而諭之曰恩若屬自朝廷宜名恩江以志不忘吾於是乎何與未幾以外艱去潛人莫能留復相與介其里居泊諸士夫庠之師若弟子於予請記夫儒之爲貴其學有用也學誠有用則獲上治民大至裁輔贊參胥此在也否則雖多亦奚以爲今敖公之救弊興理其敷奏中務當宁俯從獲上也窮廼

舒甦亡逋親附得民也水從其道邑固人怙裁輔贊參之功也非夫有用之學能至是哉余嘗謂治理莫先乎擇守令而重之今天下郡縣敝瘵豈獨潛哉使盡得如侯者分布焉豈以不卽大治爲憂然吾聞之始侯之來白巖大宰實擇使乳保潛人則余意白巖蓋先得之但復周且重焉斯至矣侯名鉞字秉之高安人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趙貞吉

今南大理卿章立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嘆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

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
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
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時并以戡定綏寧鄖陽事著
勲名而鄖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盡然
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定於曹相泣
碑之政廣於杜君鄖政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
有開拓於前有彌縫於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爲府經
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堯勳率
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茲土之
民免殲馘之痛者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
祀典之闕卒定於公間之唯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

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爲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
謂宜載諸石以驗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
橫鄖而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
元季棄之爲荒國初殲之爲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
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析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
變爲矛戟猿鹿多而化爲羆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橫不可
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率大師往克
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原
公有爲於始繼原公撫治以成能於終卒稱原吳云盛矣
二公之始經畧也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
令撫綏之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

洛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爲都會開撫治府以聯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貍兕之陵牧鷄豚矣山無不伐之榴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實難孤立易奪非吳公何以禪之功立之後梁笥易撤榱棟易移非吳公孰與定之則吳公之竝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彌淪之器憐才稽往深致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每好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爲快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恒退而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

知戡定綏寧之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皆得才鄉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敏西川之難必再起詠之才之鮮矣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閭外之才於是士大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子任使於是時而表才士之名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調聲者智之門也斷絲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於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所從出也諸君子所以拜休前人者不在茲哉因拜書之以相驗焉

應宿樓記

廖道南

應宿樓成文學海涯叢君告諸內史氏鉉素子曰勤齋蕭
公之尹咸也朞月而政行凡厥咸之士庶罔弗象其則焉
又三禩而績成凡厥王人之有事於咸者罔弗被其烈焉
是役也民之父老歌於途士之父髦頌於黌王人之監司
書於臺子夙職史事其紀諸鉉素子曰曷謂也海涯君曰
台聞諸父老云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草木
節解而備蓄焉是故周之王府漢之武庫示有蓄也勤齋
建茲役以衛吾民將以豫大蓄焉爾於是乎伐木於山厥
材孔良鑿石於巖厥制孔堅而又司晨啟寤司理詰姦損
上益下民說無疆詩有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鉉素子曰
於乎可以徵澤矣昔者趙文子身退然如不勝衣言訥然

如不出諸口而其舉管庫也生不交利晉人稱之其無乃
非文子之遺澤也乎海涯君曰台聞諸父髦云古者築靈
臺以望氛祲作矩觀以司闔闢櫺櫺周遭而營樓焉是故
魏之麗譙越之飛翼示有觀也勤齋建茲役以興吾士將
以豫大觀爾於是校藝於庠從者如雲校射於圃觀者如
堵而又節其館舍沸其絃歌履謙飭賁士征若彙詩有之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鉉素子曰於是可以徵則矣昔者蘇
文忠公好賢若將加諸膝愛民若將同諸身而其創黃樓
也久而彌堅徐人稱之其無乃非文忠之遺則也乎海涯
君曰台聞諸監司云古者王人導利以市上下即官應宿
以司牧長法象炳炳而成章焉是故庫樓繫於角宿藏府

象於離珠示有章也勤齋建茲役以敷王人之政將以豫
大有焉爾於是乎上思衛國以充外帑下思裕民以杜後
艱而又南有和薰東有體元西有廣惠以鞏中極詩有之
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絃素子曰於乎可以徵烈矣昔
日蕭文終侯盟泰山以若礪誓黃河其如帶而其應昂宿
也爲世元勲漢人稱之其無乃非文終之遺烈也乎海渥
君曰建樓三徵既聞命矣子盍終言絃素子曰天人之際
其幾甚微其理則一古者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
以化成天下夫道一而已矣堯命羲和授四時舜察璿璣
齊七政而四岳九官十二牧各奠厥居以修六府以和三
事以叙九功凡以爲國爲民而已乃若周禮保章以星野

占祲祥漢官守令以布政教修人以合天奉天以應人上
下交修天人相感應宿之時義大矣哉帝王憲天圖治其
揆一也勤齋乃能仰體聖衷俯恤民隱凡厥營構動中時
宜登斯樓也北望台斗則馳情宸極南瞻翼軫則加意楚
野東眺相山則登崇俊良西瞻金川則霑潤疲困爲上爲
德爲下爲民道不在茲乎繇是衍澤以紹文子之勲樹則
以弘文忠之績懋烈以媲文終之休又將斟酌元氣彌綸
鈐化而獨觀其深已若夫父老之歌又髦之頌王人之書
罔弗畢集而應宿之精蘊不亦可徵也乎故曰應宿之時
義大矣哉海涯君作而曰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媚
茲一人應侯順德勤齋公觀星章以應順德蓋其負宿望

者允有徵矣嗣是西蜀節里譙君來尹茲邑以慈恕臨民以明哲教士蓋有孚於應宿之象而文明昭布焉者勒石以俟夫後之登斯樓者於是乎書勤齋名立業泰和名流也節里名崇栢魚鳧之華胄也

嘉魚新築長堤記

方逢時

大江出夔峽歷荆渚南過洞庭之浦控九江經東陵乃東北流澎湃盪潏之勢千里莫禦而嘉魚當其委注夏春之交百川汎溢浩浩如溟渤赤壁而下西南諸山蟻聚螺列縣治之境若浮漚焉山無可梁澤無可陂殆不可以人力爲也環龍潭循百疋逾河汊之磯涉南林之畎地益下迤山益少東南滙爲西保諸湖浩瀚瀾漫咸寧蒲圻江夏連

壤嘉魚之編戶六里附焉無谿谷以洩之無長山大原以間之民居其間皆洲渚坻壠而田沮洳瘠薄長波橫被沒畛時漂廬舍卽數百里無人烟蓋自古而然也按邑志元皇慶間縣令成公宣始創議首自馬鞍沿江而東築長隄爲之捍蔽水勢迂遠民得收穫爲利甚厚迨我皇明歲久而圯又江流日南徙垠岸決齧水勢轉盛而四邑之害視昔彌增正德末年邑人尙書東湖吳公賑卹全楚會議修築而吏事因循勞而無益又五十年爲隆慶己巳迨我侯劉公實來首詢民瘼知堤之爲利慨然軫念曰是長民者之責也請於臺院省郡會三邑之長分疆畫理循成公故跡而增築之又爲之出府金發倉儲籍富庶之羨以助其

費躬巡督責不避寒暑再閱歲而堤始克成高厚堅固亘如长虹夾植榆柳以防頽潰衝激蓋百年之規永逸之舉而綜理之周幹察之勞又什百於三邑也畢工之歲秋乃大熟西湖之民穡功三倍咸欣欣然相告曰劉侯真民之父母歟非侯我民曷克胥匡以生惟我子孫其永賴之不可無紀命言於予予曰欲紀盛德頌成功昭示方來則有鄉先達在予何能請辭不獲乃言曰聖天子奉天休命惠養元元恐一夫不獲其所而懷保拊循惟守令是責爲之令者受百里之地數十百千戶之民而爲之長宅沃土理殷民循輯無擾卽稱嘉令衆且戴之豈若劉侯當衝疲之邑撫困瘁之民樽愛濡煦勞心焦思急所先務成此巨績

變荻葦蒲稗之場爲稻梁桑麻之區極圉圉之衆獲生生之利深仁厚澤嶽積河潤使民百世戴之而不忘夫所謂承宣德意度越循良而利在生民者非耶昔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其功載在史傳於今爲烈卽侯之功實媲美焉是宜著之文辭刻之金石以追匹前休昭示無窮也抑予聞之不一泯者德難成者功作事者時乘時者人劉侯之功德可不朽矣世久則湮時平則玩勢所必至也念民生之孔艱思成功之不易時而緝之母俾或壞終此大惠永保我民竊深有望於後之循良君子云

改建鄖陽府儒學記

吳桂芳

鄖陽古鄖鄉縣其陞爲郡自御史大夫開府始也郡之有

學自陞郡時始也御史大夫奉天子璽書自內臺出總三
藩諸道府事凡提封之內錢穀甲兵師田學校蓋罔不聞
其所屬若荆若襄若漢沔商洛軍民利病亦罔不注念而
於鄖爲獨詳者其勢親其道便也學宮舊居撫治東嘉靖
甲申中丞蘭溪卧菴章公移建於郡治之北後郡守黎堯
勲改於郡治之西合祀弗稱越丙辰吳郡陽華章公來撫
是邦乃更卜吉於郡城東門之外爰拓城基而入宅焉面
震址坤左襟右帶規模形勢視昔益恢以闡光以大青衿
之士喁喁欣奮以爲山川之盛若有待於今日非偶然者
鄖自開府以來諸凡經制規畫大都一遵舊章鮮有所大
釐革而獨於學宮一遷再遷至累三四遷而始成者首善

之地不得不詳且慎也嗟夫觀於此而諸君子計安地方
之志殆汲汲矣考昔古者出師於學受成其返也必釋奠
焉其返而克敵也必告飭告馘焉故泮水之章曰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洵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夫菁莪泮壁以長育
人材干盾戈矛以威不軌懲弗恪文武異用厥道犁然二
矣若之何師行武城而必於泮哉蓋刑罰以易其面而教
化乃所以易民之心威武以維其暫而禮義乃所以維民
於運故君子有勇而無義亂矣小人有勇而無義盜矣夫
欲民之敦禮義馴教化以無亂且盜舍學校其奚以哉鄖
介在湖陝之間據荆襄南漢上游萬山亘盤其民刀耕火
種易動難戢蓋楚之剽輕秦之強悍其俗實兼有之自御

史大夫開府以來遭逢列聖熙明勤宜德意仁漸義摩風移俗美昔時穴居野處之民今漸成禮讓衣冠之域茲者黌序聿新川原改邑郡之子弟哀衣大紳聚業其中所誦法者先王禮樂教化之言聖賢仁義道德之訓所究繹者君臣父子忠孝之規長幼卑尊事使之節所目接者大夫師長揖遜之容冠裳冕佩等威之飭所耳聆者鍾磬管籥清越之音琴瑟雅頌和平之奏所游而衍者六書五馭九數之文大射賓射序黌序能之等習而久焉久而安焉歸以告其父兄語其長上及其鄉人以歆動其親上死長之良潛消其驕悍難使之氣其士之秀且邁者有司又將次第上之南宮登之天府顯其身且逮其親以大後於宗閭

邨開彼窮巖深谷稍知禮義者舉將欣欣然嘉詩書而慕禮樂風聲所屆遠邇攸同雖強之爲不善彼且耻而不屑從矣尼父有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諸君子所以僕僕遷學之意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工始於丁巳四月落成於是冬十月其外爲王道坊爲櫺星門其次爲戟門前爲文廟爲兩廡文廟之後爲啟聖祠祠之後爲明倫堂爲尊經閣最後爲敬一亭其左爲杏壇亭爲博士衙爲名宦鄉賢祠其右爲洙泗亭爲五賢祠爲時雨堂凡廣若干丈深若干丈爲間三百九十有奇爲楹者一千六百八十有奇協襄是役者其先爲夏守子開爲通判紀經綸江鍵爲知縣黃宏若增其未備輯其未固則今張守循通判趙應

豐推官劉秉禮亦咸厥勞余紀其事於石以詔多士則既
迄功之後六年也

湖廣巡撫都察院記

汪道昆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監監於方伯之國今巡撫是也高
皇帝疆理天下分割而置三司歲遣御史按部中修慶讓
而已脫有不治則特命臺省大臣一人行假以便宜事畢
反命其後三司柄事日削多擁格而無所受成於是諸重
地建撫臣都御史遞出矣楚列郡十五二州附焉境內分
王諸侯王開國相望先帝湯沐在楚視都邑同兼以保界
三苗比隣百粵江漢當四瀆之半九谿七澤囊括其中雲
夢洞庭故爲盜藪要以輯和鎮靜宜莫如楚難句以故地

重故也都御史出鎮都會治武昌故居背澤面山獨坐湫
隘居者幸憚改作迄於今相仍上四年冬粵西張公自南
贛至謀諸方伯監司連帥若守吏改卜鳳凰山之陽負郊
壇抱陂水西出睥睨則大別捍江流而東東則泮宮又東
則澤宮修文之象也乃命有司拓地程物鳩工辨材命筦
庫出公帑五百金民悉無所預予居西楚聞且興工人言
張公未及下車不憚征發以從大役藉第令得楚楚其皆
信張公乎且也楚今無年非時矣予聞唐虞茅土而治夏
后氏卑里承之乃若斯干闕宮周人不以其故貶美三閭
憂楚直將蚡冒以啟君心至其修辭凡在居室靡不潤澤
鄧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將令無以加焉彼其有胷無

心難與語此矣當世之蠱者二其一陵替其一因循兩端相乘不勝其敝蓋自直道亡而忌諱衆善仕者務姑息以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於其身卽有不支事倍功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罷民此因循之弊也抑或黷名器削廉隅可畏非民赫赫何有久之波流頽靡莫爲之坊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加於首城覆之隍此陵替之弊也在禮君子以禮坊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周之季其民若在倒懸白圭許行倡議以紓民之急孟子惡其倍禮叔向謀齊唯禮可以定國有以也楚故秉禮之國周南之遺風在焉比年地利不饒農事不治無論

齊民編戶卽公家無所芬華儉可知矣昔在嘉靖幸郢封鄭緹騎金貂相屬於道部中百執事咸在率務貶損以明有尊衆庶幸自托於帝鄉睨之久矣卽惠文元武視若弁髦夫以纖儉之民因之以無方之俗猥云從頌難與慮終往予三過夏門日攝開府列郡於此乎觀禮湫隘之謂何楚未息肩卒不遑暇張公故以直言顯則所謂骨鯁之臣負俗獨行非疆有力宜不及此予方有事卽署其費不能百金乃予心猶或兢兢此予不及張公明矣居數月則予自郢代張公旣入武昌張公業已出境有司奉張公之畫不旬月而告成功於是直指使帥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逆予以長至入則自故居除道西園梁陂而屬於應門

門外可容旅士千人車徒百乘方軌四出列栢周藩望其
門軒如也廊如也是以布法入門而歷馳道登露臺廉遠
堂高虛明爽塏堂下右陳朱轂左列韃橐升其堂翼如也
隆如也森如也灑如也足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豁如也
足以咨諏其後爲燕夏爲燕寢寔如也眺如也足以退息
最後爲樓居四望山川城廓奕奕如也泱泱如也言言如
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室東爲石蘭室西爲陽春園草木叢
生林林如也足以供宴游壯哉居乎孰任其勞孰享其佚
不暫勞者不永逸其謂是與夫官舍不啻籓廬當張公決
筴豈固欲長子孫邪弊則掃而更之且與來者更始親於
其身首事卒以待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爲而不宰有

而不居皆是物也予茲得代無能率張公之舊以新吾民
觀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君子其必修禮以示民極使
知嚮方若在岐豐矢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張公以重
楚而又藉手於後之君子以重張公卽予不類以贅疣居
其間不爲病矣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請紀是言以告
來者遂勒石臺門之東

太和山記

汪道昆

國家尊太岳爲帝時帝元君昔帝降於麋今治故宮曰淨
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峽
口曰元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當吉
土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爲之築遇眞宮異人遺杖笠悉畱

中命尙方鑄金象之歸守者入僊關爲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水修廣倍遇眞舊爲武當縣南山如負展信非元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央卽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闢亦異人所棲西上望僊樓惝然若將有遇也馳道西爲僊桃觀通八僊臺又西爲華陽亭跨石橋臨芙蓉沼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爲一區去玉虛躡西南進次回龍宮太元觀入經門追房陵道道傍有太上巖巖中鑿石象太清其左雙龍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入僊觀中堪輿右八七里溝修木千章如突夏綠岡爲開山故道遺巨石在焉賓太上爲羅公巖高出絕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南諸峯盡在目眦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

子坡坡陁中分扼其阨爲復眞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則淵默亭沿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嶂雜樹繡之深入石澄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闕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崇廣皆數十百丈二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倍玉虛修當其半奉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宮前爲禹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賜劍臺其陰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山禹跡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

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舍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於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次杉木林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遵宿莽客單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爲清風埡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絕不容足學僊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二舍巖南鄉爽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寶石峽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衍依三公峯爲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瀛緣絙由天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劍石箕坐更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

升坦行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爲太和宮宮面南香爐蠟燭二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於茲由南天門入紫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爲黃屋承以瑤臺帝位中央羣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卽今國王宣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羣弟子侍先師莫不齊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僊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鰲幻如結蜃細如漚鳥修如北溟之鯢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纍平如輓驅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耕漢水一旣掩楚蜀畧周秦卽嵩華衡霍匡廬峨峯悉辟易

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微宮僻居深谷中其制不
廣然以幽勝沙華巖著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宮北面據舞
龍之與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有巨人跡若倒懸宮後卽
南巖修數十丈高數丈巖下峭壁數十丈東西修數百丈
如高墉巖中列祠祀三亭二卽神山多倬詭此爲擅塲其
下有禮斗臺徑絕罕至西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
露臺臺當口心石臺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宮東
北鄰火巖亭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
喜巖今居比邱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僊侶巖度竹芭橋
入青羊澗青羊岩當澗者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躋舞龍千
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十有一

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五相傳掘土得之其
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地池日月池
宮後當舞龍峯其上有舞龍池則其窟宅也凌虛岩去宮
五百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衆狙衆狙皆喜否
則破釜甑去莫之誰何岩前則希夷誦經臺今尙盛臺出
臨澗當其上爲亭去宮五十步爲自然菴故有鍊丹池今
始復出舞龍渡磨鍼澗過隱僊岩岩虛明視北道諸岩爲
勝次繫馬峯爲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就中
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爲舞龍行宮地始平修廣
楚楚過此則玉虛道也譬之宮室遇眞爲垣屋玉虛爲亭
淨樂爲沛宮紫霄爲廣內太和則帝坐也南巖舞龍清微

之屬皆爲離宮朝天爲掖門元和爲象魏迴龍復眞仁威
行宮皆行在耳語規制則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
次紫霄次舞龍至若羣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
不可悉數大都天閼靈秀以待盛時帝力神功於斯爲備
具也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遞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
以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爲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
人言山巖水詘猶若有憾焉夫右灋瀕左滄浪江漢交流
振以鄂渚二別則元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臨湯
谷古者海岳爲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規而闕一隅是
以趾拒日者也

春雪樓記

徐學謨

環鄖而山者以千萬計離列差互縈亘綿絡目盡不知所
之土之人方斲其咀以耕以故草木罕翳而咳色肺緒望
之童如也嶺如也漢江蟠冢蜿蜒西來經其下以達三澍
兩岸束之流無連臚縻之漫以其山窮而水感卽井廬
稍殊而荒憬寥閔若不足以當游居者之觀然自余而觀
宇宙之大宜無過於流峙二者乃鄖之表裏襟帶控扼險
塞巍拱而森翼何嘗不足於觀而四時漾潏之氣勃發於
烟雲霞霧日月之交乍有倏無光怪閃忽卽與諸名巖大
澤之變幻亦何以異而其觀又未始不勝顧其勝常伏於
荒憬寥閔之中往往爲人所鄙棄而余之游於鄖也久或
乘而驚或楫而浮山顛水涯靡不歷也蓋若有得於觀而

自以其羈旅之臣常不淹宿而去之而復絀於文章之力
竟莫能攄發其所以觀而用以爲噤者垂二十年至是被
大命鍾鄣再登其城之埏踰四隅則山川如故比陟其北
關之嚴譙有前開府王公所題春雪樓三字併綴詩二章
懸柄棟楹墨色如新蓋公以是歲穀之日登適雩雪始霽
觸景娛臆一時命筆藻思飛動今讀其詩鋪叙玉壺銀海
之奇攬結秦天梁苑之秀飄飄乎若置身於瓊臺瑤圃
間而舉鄣之荒憬寥閬盡驅而混於無垠之界晃焉茫焉
若不知其山之爲窮而水之爲感者則爲之爽然嘆曰孰
令鄣之爲觀也而公竟先余以觀之哉夫山川以雪勝雪
以山川尤勝當是時公豈不知山川恒有而雪不恒有故

以其不恒有者被於所恒有者而樓是以名獨怪夫鄣隸
鬻熊之區自春秋康庸而降歷二千餘年其山川未之有
改也而羊叔子杜元凱山季倫陶士行之徒固相繼而節
鍾之也亦相繼而觀於鄣矣篇咏缺如文獻卒無徵矣豈
風氣之錮攄發有時而挾天之美挾地之奇兼前之棄開
後之麗鄣之觀不獨先余以觀之矣而恃公以千古之觀
者固於是乎在文章之與地靈力蓋競哉或曰武昌蓋有
明月樓云夫武昌固名都山水之會非荒憬寥閬埒也疑
無俟庾征南以爲觀焉然一夕之致爾若夫清沚廓禔祈
年福國令士嬉於伍農歌於墊則章之辭備矣茲又公所
以爲理宜偕左史畱連談咏已哉公旣去以書來索賡其

章而屬爲之記余爲勉賡如其章之數刻置公後而竝紀其事於石以告夫來者公名世貞字元美吳之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

新建石鼓書院大觀樓記

鄧雲霄

宋時海內有四大書院衡陽石鼓居一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書院也海內爲書院者衆茲列四大大以人也然則書院之興廢蓋道脉之絕續四方之觀瞻係矣余承乏湖南慨楚俗之剽悍未易陶也推其故繇敝於士習夫士者四民之表而書院者士之市肆也院久而頽講業無所絃誦聞寂學荒習媮余甚懼也今直指史君巡行至衡致慨於楚俗剽悍猶余志也登石鼓而遐眺曰鑄士陶

民其在是乎乃指其巔曰盍樓諸又次第其殿祠號舍曰盍新諸已又曰茲舉也爲鑄士以陶民其毋煩我民我兩人其各捐俸爲守令倡於是醵俸庀材鳩工不數月樓成簷牙嵌空流丹若虹四面玲瓏言言隆隆殿祠號舍罔不完葺交映而鬱蔥諸士可絃誦其中矣余請樓額直指曰宜大觀樓下有堂郡邑諸公請予額予曰宜迴瀾多士進而請曰樓堂之額其說云何予曰淺言之在境也深言之在心也又深言之則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一以貫之者也夫登茲樓者揖衡岳拱九疑襟覽三湘眼空七澤觀非不大也而非其大也予慨然弔古不下帶而道存焉而不見樓前廣陌非大舜南巡之轍跡耶望裏江流雲

沙浩浩固神禹所謂訪龍威而厯疏淪處也夫舜禹始而相終而帝王養尊處逸可以自大也乃僕僕焉不憚周遊方岳車殆馬煩卒物身於荒服甚至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甘臣隸之役又何小也乃孔子稱之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有天下而不與可以語大矣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東山泰山非獨二氏登也而孔氏獨能見其大以其心舜禹之心而不局其量也夫萬物一體六合同量若徒競利於錐刀爭名於蝸角一居要津僅固榮寵不復顧天下國家之計此其心猶存乎蓬艾之間安知大爲何物雖然有所以大者也大人之本在剛執夫大者量也虛而圓剛而執者力也實而方世

未有心不鎮定而能任道載天下者也而又不見樓前片石耶砥柱雙流力敵陽侯之怒狂瀾東倒障之而迴然後而可以石載樓樓載人人載心心載天下苟石鬱而土虛蟻穴一決汨沒漂洪斯樓也當在歷陽之都矣尙能嵌空流虹言言窿窿而稱大觀耶故直指命樓取其大予命堂取其剛夫大者弘也剛者毅也大者主識量精也剛者主定力一也故曰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具是義矣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九

